

西子情

作品

粉妆
夺黛
3

德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西子情

作品

粉妆
夺谋

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粉妆夺谋. 3 / 西子情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, 2018.6
ISBN 978-7-5596-2020-0

I. ①粉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82968号

粉妆夺谋. 3

作 者: 西子情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李 红 徐 樟
封面设计: VIOLET
内文排版: 刘珍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372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23
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96-2020-0
定价: 42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花颜三

春红映风月

柳叶画歌台

紫陌城东，年少谁主？江山半壁，花颜色

晓映楼亭，宫阙巍巍

世子请婚，袖手乾坤

天香国色风流在，青梅竹影意轻狂

纵览棋局，流光夜色

彼岸黄泉，秋水难忘川

夜微寒，风正暖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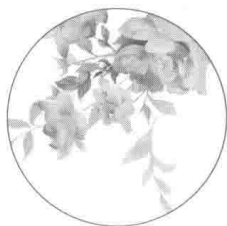
拾流沙握弹指间，醉一城烽烟。

西楼



目录

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天造地设 | 001 | 第十一章 | 雨夜情话 | 109 |
| 第二章 | 巧遇好戏 | 012 | 第十二章 | 燕北苏家 | 120 |
| 第三章 | 登门求亲 | 024 | 第十三章 | 机巧弩箭 | 131 |
| 第四章 | 诚意求娶 | 039 | 第十四章 | 惹恼动怒 | 142 |
| 第五章 | 自斩桃花 | 043 | 第十五章 | 处变不惊 | 153 |
| 第六章 | 至死不放 | 054 | 第十六章 | 密造兵器 | 164 |
| 第七章 | 拿国库聘 | 065 | 第十七章 | 请求相助 | 175 |
| 第八章 | 善问婚事 | 076 | 第十八章 | 等她明白 | 186 |
| 第九章 | 识破身份 | 087 | 第十九章 | 春华正茂 | 201 |
| 第十章 | 热情留客 | 098 | 第二十章 | 百花盛宴 | 212 |



第二十一章 簪花牡丹 | 224

第二十一章 筹备嫁妆 | 330

第二十二章 手下留情 | 235

第二十二章 相互依傍 | 338

第二十三章 请旨赐婚 | 247

第二十三章 中秋设宴 | 346

第二十四章 刀剑相对 | 258

第二十四章 棋局对弈 | 354

第二十五章 东宫出事 | 270

番外 小剧场之青梅竹马 (11) | 362

第二十六章 住在苏府 | 281

第二十七章 赐婚圣旨 | 292

第二十八章 只敬佩他 | 303

第二十九章 心有所属 | 311

第三十章 君子庖厨 | 322

第一章 天造地设

陈述闻言呆了呆，不敢相信地看着叶裳。

叶裳看他呆头鹅一般的模样，嫌弃地说：“扶我起来，躺得骨头都软了。”

陈述连忙上前，刚伸出手，又撤回来，摇头：“你能动吗？还是等苏小姐来了问问她，她若是说你能起身，你再起来；她若是说不能，你还是躺着吧，骨头躺软了也比丢了小命强。”

叶裳无语：“哪有那么严重？”说着，就要自己起来。

陈述连忙按住他，坚决地道：“怎么不严重？你都昏迷三日了！你这条命可是苏小姐和你表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几乎损耗了一身功力从鬼门关抢回来的。不行，你别乱动，好好躺着。”接着，他又对外面大喊：“千寒，快去请苏小姐过来。”

千寒应声，立即去了。

陈述按住叶裳，死活不让他动，同时接着刚才的话问：“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作轮不到他？你是……真要娶苏小姐？那……你喜欢的那个女子怎么办？”

叶裳瞥了他一眼，他如今没力气，陈述不让他动，他还就真动弹不了，哼道：“你也说了，我昏迷三日，命几乎丢了，她也没来看我一眼，如此无心，我还喜欢她做什么？不如就娶了苏风暖好了。”

陈述听这话怎么都不对味，瞅着他，小声说：“你可不能因为那女子不喜欢你，你与她置气，就要娶苏小姐啊。等你娶了苏小姐，那女子回头又来找你，你转头又投去她的怀里，那岂不是坑了人家苏小姐？兄弟，咱不带这样害人的啊。”

“我就算害她又如何？你操的是哪门子的心？”叶裳见陈述对苏风暖如此照顾，总是为她说话，心里十分不满。

陈述一噎，对他瞪眼：“做人要讲良心，人家从鬼门关将你救出来，你反而

害人家怎么行？若是那样，当兄弟的我都看不过去。”顿了下，又道，“你破了月贵妃案，立了大功，又为皇上挡掌，更是功上加功，你若是同意，你们的婚事估计就拍板了。不过，我觉得啊，你总要想好了，要想娶人家，就要收了那被你放出去的心，一心对人家；若是不一心对人家，你干脆跟皇上说你不要，免得害了人家。皇上念着你的功劳，总不会真为难你。”

叶裳闻言失笑：“你倒是会替我着想，对的错的都想得周全。”

陈述咳嗽了一声：“兄弟一场，我怕你犯糊涂嘛，提醒提醒你。”

叶裳看着他，不买账：“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”

陈述一噎。

这时，齐舒、沈琪等人得知叶裳醒了，都从外面冲进来，人人面带喜色，霎时，房中响起七嘴八舌的声音，你一言我一语地与叶裳说话，让陈述再没法继续刚刚的话。

不多时，苏风暖被请来了。众人都连忙给她让开了床前的位置。

苏风暖这几日是好吃好睡，气色都养得红润了几分。早先众人都只顾着担心叶裳，无心关心其他，如今叶裳醒了，无大碍了，众人也都分出了几分心思。这一看苏风暖，惊讶地发现这苏府小姐长得可真美。

京城三美的许灵依、沈芝兰、孙晴雪三人，放在她面前的话，怕是也要稍逊一筹。

众人都想着，据说当年苏夫人容貌冠绝京城，她的女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果然如是。

一时间，屋内十分安静。

苏风暖来到床前，平平常常地瞅了叶裳一眼，将手按在他的脉搏上。

众人也随着她的动作，将视线放在了她的手上，但见纤纤玉指，白细如葱，十分柔美。又暗想，她舞刀弄剑，可是一双手却丝毫没有粗糙感。若是苏小姐不拿剑、不打架，这副样子看来，真是说不出地文静秀美、倾国倾城。

很难想象，她十招之内杀了月贵妃，用的就是这双手。

苏风暖倒是没在意众人落在她身上的视线，她常年在外跑，见过的人多了，不会被人看几眼就如被盯出个窟窿一般害羞难堪，她面色如常地给叶裳把着脉。

叶裳却不舒服了，抬眼扫了众人一眼，又看了苏风暖一眼，见她神色淡淡，无知无觉，偏偏这副样子，又是说不出地端雅娴静。他忽然冷哼一声，猛地挥手落下了帷幔。

他的动作太大，以至于帷幔唰地落了下来，砸在了苏风暖的身上，她的半边身子被罩在了帷幔里。



苏风暖一怔，抬眼看去，便看到他十分难看的脸色，恐怕触动了伤势处，顿时怒道：“你发什么疯？”

叶裳瞪着她那张怎么看怎么美的脸，磨牙道：“容安王府的饭很好吃，水很好喝吗？让你住得可真是舒服自在！”

苏风暖闻言被气笑，敢情他是觉得她这几日过得太舒服，而他心里不平衡了吗？她也磨着牙，道：“是啊，容安王府的饭好吃死了，水好喝死了。我住得就是舒服自在。是皇上命我住在这里的，我想走，皇上不让。怎么着？你不服气我吃你的住你的？我还没找你要行医费呢，你不满个什么？我能吃住喝你几两银子？行医费多少银子？”

叶裳一噎，怒道：“我说的不是这个。”

苏风暖也怒道：“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

叶裳瞪着她，一时哽住。他总不能说他躺在床上昏睡三日，躺得骨头都软了，不成人形，她却好吃好喝好住将自己养得太美，如今被这么多人不错眼地看，他吃味了吧？

这话他没法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。

于是，他瞪了她片刻，怒道：“孟太医死了吗？皇上派个女人来给我治？我不用你。”接着，又对着外面大喊：“千寒，给我去请孟太医，顺便把这个女人送走。”

苏风暖也瞪着他，没火气也被他的话激出了三分火气，恼怒道：“女人怎么了？你看不起女人啊？有本事别受伤啊！谁乐意医治你？若不是看在我师兄的面子上，我才懒得管你。你不用我医治最好，以后最好也别请我来。”话落，她“啪”地甩开帷幔，转身就走。

陈述、齐舒、沈琪等人没想到二人就这样一言不合地闹将起来，都齐齐震惊了。

眼看苏风暖走到了门口，陈述最先反应过来，连忙跑过去，拦在门口，看着苏风暖盛怒的脸，只觉得额头突突地跳，连连说：“苏小姐留步！”

苏风暖绷着脸：“留什么步？陈二公子没听见他撵我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陈述头皮发麻，早先明明他与那家伙说到她时，那家伙有点那个意思，也没恼火啊，如今见着了人，怎么就发疯了？他是习惯性地对她发疯吗？他伸长着脖子往里看了一眼，帷幔遮着，看不到叶裳的神色，他也怒道：“叶裳，你刚醒来发什么疯？是不是脑袋坏了？还不快醒醒神，苏小姐的医术甩孟太医十条街，你可别发疯……”

叶裳不买账：“她医术甩孟太医一百条街我也不用，赶紧让她走。”

陈述彻底恼了：“人家哪里得罪你了？”

叶裳哼道：“长一副祸国殃民的模样，就是得罪我了。”

陈述闻言险些被噎死，一时没了话，长得美是人家苏小姐的错吗？再说，哪里祸国殃民了？

苏风暖总算明白叶裳为什么发疯了，一时被气乐了，猛地回转身，折回到他床前，伸手挑开帷幔，看着叶裳那一张姿容无双的脸，她不客气地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颊，将他的脸揉搓了一番，直到变形，她才慢慢地放下手，磨着牙，软声细语地说：“叶世子说别人祸国殃民之前，怎么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？依我看啊，我是祸国殃民，你就是红颜祸水，我们俩半斤八两。”

屋内众人顿时都惊呆了。

叶裳看着苏风暖，被揉搓的脸有些潮红，听了她的话，一时瞪着她没吭声。

苏风暖说完后，又不客气地描绘了一遍他的眉眼，动作轻佻，如情场浪子，神色、姿态、语气风流至极，轻声浅语地继续道：“瞧瞧你躺在这里的这副柔弱的模样，如雨打桃花，真是我见犹怜，让人看着就小心肝疼。所谓美人娇弱堪怜，不过如此。”

众人闻言齐齐睁大了眼睛，竖起了耳朵。

叶裳一双眸子涌上云雾，瞪着她。

“皇上要给我们俩赐婚，本来我觉得这事着实不靠谱。如今呢，我却觉得，我们俩还真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苏风暖说着，撤回手，直起身子，脸色也随着她撤回手时变了，声音一改，冷哼道，“既然你这么嫌弃我，那就嫌弃一辈子好了。”

话落，她转身离开了床前，向外走去，来到门口，伸手一推，已经呆了的陈述被她推到了一旁，她脚步轻松随意地迈出了门槛，出了正院。

一时间，众人皆回不过神来，所有人都呆呆愣愣地立在原地。

叶裳呆了片刻，回过神后，红晕爬上了耳朵，猛地咳嗽了起来。

因他剧烈的咳嗽声，众人齐齐惊醒，都看着他。

陈述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床前，瞪着叶裳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一连说了好几个“你”字，最后，挠挠脑袋，问他，“你要喝水吗？”

叶裳瞅了陈述一眼，慢慢地无声地点了点头。

陈述连忙过去倒了一杯水，递给他，对他试探地问：“你有力气发火，应该……能自己动弹一下喝水吧？”

叶裳对他伸手：“扶我一把。”

陈述连忙小心地将他扶起，又拿过靠枕，垫在了他的背后，才将水杯递给



他，问：“这样行吗？能自己喝吗？用我喂你吗？”

“不用。”叶裳摇头，接过水杯，放在唇边，慢慢地喝着。

陈述见此，松了一口气。

众人都看着叶裳，依旧回不过神来。刚刚苏小姐……苏小姐是在调戏叶裳？他们的眼睛没看花吧？耳朵没听差吧？

那样的女子，怎么说变脸就变脸？简直……让人不敢相信。

叶裳喝完一杯水，见众人还都一副傻愣愣的模样，将水杯递给陈述，嗤笑道：“你们没见过女人吗？怎么都是一副丢人的样子？”

众人都无言地看着他。

陈述一拍大腿，嚷道：“怎么没见过女人？是没见过这样的女人！”随即，问叶裳，“那什么，刚刚苏小姐说你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我在门口，隔得远，没听错吧？”

叶裳没说话，却忽然笑了。

齐舒立即说：“没听错，没听错，她就是这样说的。”

沈琪也立即说：“不只这样说了，还对叶裳动手了呢，你隔得远，是没看见……”随即，一拍脑门，“天，我都看见了什么！她竟然调戏了叶裳。”

众人又是一阵无语，觉得这些年都白活了，今儿算是长了见识，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女子，调戏起男人来，脸不红，气不喘，简直让他们一帮子男人甘拜下风。

京中那些大家闺秀，见到男子都是脸红害羞，大方点儿的顶多端庄地见个礼。哪有这样的？实在是太视礼数于无物了！

叶裳看着众人，眉毛挑了又挑，一时间心情忽然很好。让他们眼中看到的美好一瞬间崩塌是什么感觉，他不能体会，但他却清楚，他们以后见到苏风暖估计都会躲得远远的了。

陈述瞅着叶裳，越瞅越觉得不对劲，纳闷道：“你那表情是在笑吗？你竟然还笑得出来？”

叶裳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反问：“我为什么就不能笑了？”

陈述一噎：“你赶走了苏小姐，谁来医治你？”

“孟太医。”叶裳道，“苏风暖一个女人，住在我容安王府算什么事？太医院的太医都是吃干饭的吗？”

陈述无语：“你昏迷期间，孟太医也不是没来过，他看了之后直摇头。”

叶裳冷哼：“那是我昏迷期间，如今我不是醒了吗？就让他来。他若是连个伤都帮我治不了，干脆让皇上砍了他的脑袋，免得留着浪费粮食。”

陈述彻底无语，看着他：“你可真是……不可理喻。”

叶裳挥手：“你们都回去吧，改日我伤好些了，请你们喝酒。”

齐舒等人闻言连忙摆手，齐舒道：“可别，你昏迷不醒，险些去阎王爷那儿报到，可吓死我们了，我们的魂儿都被你吓没了。你不养好伤，我们可不敢陪你喝酒。”

叶裳闻言哼哼两声：“瞧你们那点儿出息，我是那么容易死的人吗？”随即，挥手，“都滚吧。从昨夜起就听你们在我床前嗡嗡嗡，你们走了，我也好清净清净。”

众人看他一醒就恢复混账本色，心想还是昏迷着可爱些，这几天，都陪着他折腾得够呛，如今他既然没事，自然都得回去了。又与他说了改日再来看他的话，便都走了。

陈述自然没离开，安国公府他十天半个月不回去也没人找他，打定主意陪着叶裳养伤。

众人都走后，他立即出了房门，抓住一个小厮问：“苏小姐真走了？”

那小厮点头：“走了，刚刚走。”

陈述又问：“苏夫人呢？”

小厮道：“听说世子醒了，在厨房给他煎药。”

陈述点点头，又折返回了房中，对叶裳说：“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发什么疯？你到底是不喜欢苏小姐，还是故意气走她？”

叶裳瞥了他一眼：“你说呢？”

陈述没好气地道：“我哪里知道？我又不是你。”

叶裳叹了口气，有些郁郁地道：“是啊，你又不是我，你懂什么？别再多嘴多舌了。”

陈述一噎，瞪着叶裳，一时觉得他真不是东西。人刚醒来，就作个不停。

两盏茶后，孟太医提着药箱匆匆地来到容安王府。

他来得太急，汗珠子滴滴答答地往下掉，也顾不得擦就冲进了里屋，放下药箱，给叶裳见礼：“叶世子，您终于醒了，可喜可贺。”

叶裳看了他一眼，嫌弃地道：“有什么可喜可贺的？又不是大婚生孩子。”

孟太医一噎：“您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自然是值得可喜可贺的。”

叶裳哼了一声：“少废话，快过来给我把脉。”

孟太医连忙上前，给叶裳号脉。

陈述看着孟太医，他那枯瘦的手哪里有苏小姐的美人手看着舒服？整个人哪里有苏小姐看着赏心悦目？不明白叶裳是疯了还是怎的，不用苏小姐，偏用一个老太医。



片刻后，孟太医放下叶裳的手，面色凝重地道：“世子啊，老夫的医术浅薄，不敢给您开药啊，您这伤实在是太重了。”

叶裳冷冷地看着他：“重到什么地步？醒了还会再死吗？”

孟太医一惊，连忙摇头：“您既然醒来了，就是性命无大碍了。但是这伤可不好养……”

“你没本事？不敢开药方？”叶裳瞅着他。

孟太医点头：“您伤在心脉，重而若衰，凝血而若竭，这药不能开得重了，也不能开得轻了。这……老夫不敢乱开药方啊……”

叶裳懒洋洋地道：“千寒，你去禀告皇上，就说这个老东西没本事，却占着太医院的第一把交椅不退位让贤，着实可恨，白吃干饭，请皇上现在就杀了他，免得碍眼。”

孟太医顿时惊骇地看着叶裳，大呼：“叶世子，老夫说的是实话啊，您这……这不是要老夫的命吗？老夫上有老，下有小……”

叶裳看着他，等着他说了一通，才慢慢地说：“你只管说，你能不能治？”

“这……”孟太医不敢打包票，一时额头的汗珠子滚落得更多了，跟下雨似的。

陈述实在看不过去了，觉得孟太医实在是太可怜了，站起身，一把拽过他，将他拽到外间，低声说：“他刚刚醒来，发疯似的赶走了苏小姐，说不用女人医治。你就先应下来，顺着他吧！谁让他有伤在身是爷呢？若是你医治不了，可以去请教苏小姐呀，总不能真让他再发疯，找皇上砍你脑袋吧？”

孟太医闻言连连点头，他也没辙了，只能听从陈述的，进了里屋后，对叶裳拱手，抹着汗说：“老夫……老夫尽力给世子治就是了，您可别吓老夫了，老夫可不禁吓。”

叶裳瞅了陈述一眼，点点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养伤期间，你就住在府里吧。”

孟太医犹豫：“这……”

“嗯？你不同意？”叶裳瞅着他。

孟太医连忙改口，点头如捣蒜：“同意同意。”

叶裳对他摆摆手，同时对千寒吩咐：“去帮孟太医安置房间。”

千寒应了一声，立即去了。

孟太医抹着汗，出了里屋，想着他得先去苏府找苏小姐求教一番才是。这样想着，立即出了容安王府，前往苏府去了。

陈述对叶裳直翻白眼，本来以为他伤了一回，在鬼门关转了一圈，醒来后脾气会收敛点儿，没想到刚醒来就变本加厉。不过这才是叶裳，他若是改了混账的性子，也就不是他了。

苏夫人盯着人熬药时，也听说了苏风暖被叶裳赶走之事，她纳闷了好一会儿，想着这俩孩子不知又打什么哑谜。将药熬好后，她端着药碗来到了叶裳的屋子。

叶裳见了苏夫人，喊了一声：“伯母。”

苏夫人将药碗放在矮几上，笑看着叶裳：“药刚出锅，还烫着，一会儿再喝。你刚醒来，可饿了？我让厨房准备了些清粥小菜，你多日未进食，不宜吃得太过油腻，可给你现在端来？你吃过饭后，药应该也能喝了。”

叶裳点头，十分顺从：“听您的，多谢伯母了。”

苏夫人伸手拍拍他的脑袋，慈爱地笑道：“一家人，谢什么？”话落，转身出去了。

陈述坐在一旁，睁大眼睛，看着苏夫人慈爱和气，看着叶裳温顺乖巧，他几乎瞪掉了眼珠子，待苏夫人走后，他实在憋不住，对叶裳说：“刚刚的苏夫人是苏小姐的娘，你不会不认识她吧？”

叶裳似乎懒得理陈述，开口打发他：“我自然认识苏伯母，你的眼都快成青蛙眼了，还在这里一惊一乍地絮叨，赶紧滚回去休息吧。”

陈述觉得他可能最近缺觉时也跟着把心眼儿给缺了，于是，站起身，找地方休息去了。

叶裳醒来的消息，如一阵风一般，刮遍了整个京城。

叶裳将苏风暖赶走不用她医治的消息，也如一阵风一般，刮遍了整个京城。

顿时，京中如烧沸的热油，炸开了锅。

孟太医被请去容安王府，却不敢开药方，不敢医治，从容安王府出来，匆匆去了苏府找苏风暖求教。这样的举动，自然瞒不住关注容安王府动静的众人。

于是，一时间，苏风暖的医术和叶裳的脾气几乎并驾齐驱。

关于皇上一直以来就想给二人赐婚的事再度被拿到了明面上来。很多人都想着，看来叶世子是真不喜欢苏小姐，哪怕苏小姐费了一番心血从阎王爷门前把他拽回来，他依然混不吝地不知感恩。

本来，众人还觉得，叶世子为皇上挡掌，昏迷不醒期间，苏夫人和苏小姐都在容安王府照看他，等他醒来，这婚事十有八九也就定了。谁知道，他醒来后却不是这么回事，根本不买人家苏小姐的账，还赶走了人家。

看来这门婚事还真有点悬。

一时间，压抑了许久的京城因为又有了谈资，分外热闹。

丞相府，孙夫人听说叶裳醒了，本来打算前去看望，还没动身，便听说了这件事，顿时纳闷，对孙晴雪说：“叶世子赶走了苏小姐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

孙晴雪也纳闷：“哥哥不是说叶世子喜欢苏小姐吗？”

孙夫人点头：“是啊，听那日他对你哥哥说话的意思，定然是在意喜欢的，可是怎么刚醒来就把人赶走了？”

孙晴雪道：“娘不是正要去容安王府吗？您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？据说苏夫人还在容安王府，没回去。只有苏小姐回去了。”

孙夫人点头，连忙收拾了一番，去了容安王府。

她到了容安王府后，见到了苏夫人，悄声问：“听说叶世子醒来就发了脾气，赶走了苏小姐？说不用她医治了，换了孟太医，这是为何？”

苏夫人失笑：“连你都听说了，想必京城已经传开了。”随即，笑着摇头，“我当时在厨房煎药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没问小裳。”

孙夫人看着苏夫人，见她面上丝毫恼意都没有，提起叶裳，也是满眼慈爱，问不出所以然，也就作罢了。

叶裳见到孙夫人，对她含笑道谢：“听说我昏迷期间，多有劳烦夫人。”

孙夫人连忙笑道：“你醒了就好，相爷朝务缠身，不能来，我多来了几趟，也就是瞅几眼，帮不上什么忙，谈不上什么劳顿。”随即，又笑着说，“不及苏夫人和苏小姐，她们才是真劳顿。”

叶裳眸光微动，微笑着说：“那日与泽玉兄说得闲想听他吹奏一曲，如今我却重伤在床，这曲子怕是要拖延许久了。”

孙夫人一怔，心里打了个转，想着叶裳旧事重提，这还是对苏小姐端的是在意的意思啊。她连忙笑着说：“金秋科考在即，泽玉一直在温书，本来也要过来看你，但被我给拦住了，想着你刚醒，没办法与他多叙话劳神，待你好些，我再让他过来看你。”接着，又笑着补充，“让他带着箫。”

叶裳笑着颌首：“夫人想得周到，就这样说定了。”

孙夫人暗想，不管传言如何，他把人撵走又如何，总归是先霸下了。她儿子是真没戏了，实在可惜，难得她看中了苏小姐，叶世子这般作态，真是让人没法争了。

她坐了片刻，嘱咐叶裳好好养伤，就出了容安王府。

孙夫人走后，苏夫人对叶裳悄声问：“小裳，你和暖儿这是打的什么哑谜？我怎么又看不懂了？”顿了下，又道，“还有你要听孙公子吹奏一曲？他吹奏的箫很好听吗？”

叶裳笑看着苏夫人，温声道：“她一个女儿家，我昏迷时，她在府中待着也就罢了，我既然醒来，她自然就不能继续在这里住下去了，毕竟没名没分的，传出去不好听，趁着人多，气走了她而已。”顿了下，又道，“至于孙泽玉，孙夫

人似乎看中了暖暖，为着她儿子，有些心思，我觉得还是及早斩断为好，免得到时候苏府和相府交恶。”

苏夫人失笑，伸手点他额头：“原来是为着这个，瞧你这心眼子弯弯的，刚醒来便把人给绕迷糊了。”随即，笑道，“你醒来，她是不好再住在这里了，我稍后也要回府。”顿了下，又道，“对于孙夫人之事，你既然看破了她有这个心思，这样做是对的，交恶总归是不好的。”

叶裳见苏夫人对他的做法赞同，笑意更深。想着怪不得苏青一直以来心里不忿苏风暖得他娘极宠，逮住机会就找存在感，有这样的娘，即便错的，她也当作对的大力支持，搁在谁身上，都是福气。

苏夫人与叶裳又说了一会儿话，交代了千寒如何照料叶裳的饮食，之后也回了苏府。

在苏府门口，正碰上出来的孟太医。

孟太医见苏夫人回府，连忙给她见礼：“老夫见过夫人。”

苏夫人微笑：“孟太医不多坐一会儿，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”

孟太医连忙道：“老夫钻研医术大半辈子，却不及苏小姐十之一二，实在惭愧。刚刚向苏小姐讨教了如何帮叶世子养伤之事，怕叶世子久等老夫不回，又发脾气，老夫明日得空再过来。”

苏夫人笑着点头：“辛苦孟太医了，小裳脾气虽然差了些，但不会真干那要人命的事，你就放心给他好好诊治吧。”

孟太医连连点头：“苏小姐也这样说。枉老夫一把年纪，胆子越活越小了，被叶世子三两句话就唬住了。惭愧惭愧。”

苏夫人失笑，送孟太医离开了苏府，转身向正院走去。

她进了屋子后，一眼便看到苏风暖躺在她的炕上，手里拿两个毛球，来回打着玩。自己一个人，似乎玩得不亦乐乎，她看着觉得好笑：“小裳受伤那么重，要养两个月，在床上起身都困难，你倒好，好吃好睡好玩，怪不得他对你这个小没良心的发脾气。”

苏风暖翻了翻白眼：“娘哎，您可真是我的亲娘，他自己要受伤，我又不能把伤替他受了，还不能替他好吃好喝好睡了？非也饿着，他才好受？真是个混账东西。”

苏夫人闻言被气笑：“你们两个可真是一对冤家。”

苏风暖哼唧了一声，坐起身，扔了毛球，看了看天色，对苏夫人道：“在容安王府憋了几日，憋得我都快长毛了，我得出去一趟。”

苏夫人瞪着她：“你又要去哪儿疯玩？”



苏风暖摇头：“不是去疯玩，我是去看看凤阳，那日他被太子的奶娘带着一帮杀手给伤了，伤得挺重的。后来，我怕叶裳出事，就给哥哥传信，让他带着护卫去帮他，我就回来了。再后来，哥哥听说叶裳出事了，凤阳又被林家的五小姐缠住，哥哥就扔了他回来了。如今不知道怎么样了。”

苏夫人闻言摆手：“那你快去吧。”

苏风暖迈出门槛，走了两步后，又想起一事，回头对苏夫人说：“娘，皇上借给我的那个御厨，我实在消受不起，刚借来，一顿饭没吃他的，就出了这么多事，您还是给皇上送回去吧。”

苏夫人闻言气乐了：“皇上的御厨你也敢借，真是胆大包天，行，我这就派人给皇上送回去。你早些回来，不准再惹什么事端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苏风暖说着，出了正院，直接越墙，出了苏府。

苏风暖出府后，并没有直接去找凤阳，而是先去了红粉楼。

这几日，京中虽然乱糟糟一团，但丝毫不影响红粉楼的营生。尤其是阴霾过去，红粉楼还没到傍晚，便已经客满了。

苏风暖自从在皇帝和文武百官面前杀了月贵妃后，她的名声就更响了。走在街上，都能听到三三两两的人对她的议论声。

提到她，必提到叶裳。

她一路听着闲谈，到了红粉楼。

红粉楼的老鸨见她来，也不招呼客人了，连忙将她请入楼上瑟瑟原先住的房间，对她低声说：“姑娘，涟涟刚刚到，我正要给您传信呢，她受了重伤，不过还好，不致命。”

苏风暖眉峰一拧，问：“谁伤的？”

老鸨摇头：“还没来得及问，她正在自己止血。您快去吧。”

苏风暖点头，不再多言，来到了涟涟的房间，伸手推门，门从里面反锁着，她喊了一声：“涟涟。”

里面传来柔美的声音：“姑娘？”

苏风暖“嗯”了一声：“是我。”

有脚步声来到门口，一个女子一手捂着肋下，一手打开了房门。这女子与瑟瑟的美貌不相上下，但相比瑟瑟的媚艳来说，更显娇弱柔美。

苏风暖看了她一眼，只见她捂住的肋下血红一片，随着她走动，在滴滴答答地流血。苏风暖眉头拧了拧，抬步进了房间，随手关上房门，对她说：“是剑伤？什么人能伤了你？”

涟涟哼道：“林家二公子，林之孝。”